



传灯录之祖师西来

——初祖菩提达摩略传

为大众说法,尔时娑婆世界有大梵天王,名曰广方,以妙法莲金婆罗华,奉献于佛。尔时如来,坐此宝座,受此莲华,无说无言,但拈莲华,入大会中。八万四千人天众,皆止默然。于时老摩河迦叶,见佛拈花示众佛事,即廓然,破颜微笑。佛即告言,是也,我有正法眼藏,涅槃妙心,实相无相微妙法门,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总持任持,凡夫成佛,第一义谛,今方付属摩河迦叶。言已默然。

这就是拈花微笑的故事,从此后,迦叶尊者带着佛祖的摩尼妙宝,将禅宗这一见性成佛,直指人心的绝妙法门绵延不绝的继承下去,广度众生,在印度形成了广泛影响。

佛陀将法脉付诸于菩提迦叶尊者,于是迦叶尊者便成为西天禅宗一祖,之后法脉的继承者,则依次为西天禅宗祖师。直到西天禅宗第二十八祖——菩提达摩的出现,将禅宗带到了中国,让这一神奇的法门在中原的大地上渊源流传,生生不息。

从王子到僧人

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对少年的菩提多罗说:“夫达摩者,通大之义也。宜名达摩。”

据《五元灯会》记载,初祖菩提达摩大师,是南印度国香至王的第三个儿子。种



王西京 达摩

姓刹帝利,原名菩提多罗。西天第二十七祖师般若多罗到此国来,对他说:“汝于诸法,已得通量。夫达摩者,通大之义也。宜名达摩。”从此这世界上失去了一个叫菩提多罗的王子,诞生了一代祖师,菩提达摩。

皈依后的达摩问师父:“我既得法,当往何国而作佛事?愿垂开示。”师父说:“汝虽得法,未可远游,且止南天。待吾灭后六十七载,当往震旦(即中国),设大法药,直接上根。”达摩又问:“彼有大士,堪为法器否?禾栽之下有留难否?”师父说:“汝所化之方,获菩提者不可胜数。吾灭后六十余年,彼国有难,水中布,自善降之。汝至时,南方勿住。彼唯好有为功业,不见佛理,汝纵到彼,亦不可久留。听吾偈曰:路行跨水复逢羊,独自栖栖暗渡江。日下可怜双象马,二株嫩

桂久昌昌。”

从西域和尚到禅宗初祖

吾本来兹土,传法救迷情。一花开五叶,结果自然成。

在般若多罗圆寂的六十多年后,达摩祖师来到中国弘法的因缘已成熟,便远涉重洋,经过了三年的海上颠簸之后,终于到达了中国的南海。这时是梁武帝普通七年——丙午年九月二十一日。武帝派遣使臣奉诏到广州迎请,十月一日,达摩等到达金陵(即今南京)。

武帝接见了达摩,问他说:“朕即位以来,造寺写经,度僧不可胜纪,有何功德?”达摩说:“并无功德。”武帝问:“何以无功德?”达摩说:“此但人天小果,有漏之因,如影随形,虽有非实。”武帝说:“如何是真功德?”达摩说:“净智妙圆,体自空寂,如是功德,不以世求。”武帝又问: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?”达摩说:“廓然无圣。”武帝又问:“回对朕者谁?”达摩说:“不识。”达摩祖师心中知道,武帝只知道修福田,但并没有领悟到证悟解脱的境界,祖师与武帝的心思没有契合,于是在十月十九日,悄悄回到长江北岸。

达摩祖师过江以后,一路手持禅杖,信步而行,见山朝山,遇寺坐禅,终于,在北魏孝昌三年(公元527年),到达了嵩山西麓五乳峰下。达摩下榻在嵩山少林寺,面壁而坐,终日默然。人莫之测,称其曰“壁观婆罗门”。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,这个神奇的外来和尚,在这里一坐就是九年,教导了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,少林寺也因此而成为了“中国禅宗祖庭”。

当时有僧人神光,为人旷达,博闻强识,广涉儒书,但深感“孔老之教,礼术风规,庄易之书,未尽妙理”。听闻达摩大师住在少林寺,于是来到少林,朝夕承侍,恭候在旁。达摩却每每对着墙壁端坐,神光心想:“昔人求道,敲骨取髓,刺血济饥,布发掩泥,投崖饲虎。古尚若此,我又何人?”就这样,他每天在洞外等候,不敢懈怠。

这天十二月九日晚上,漫天大雪,神光站在殿外,一动不动。到天亮时,积雪都没过他的膝盖了。达摩问道:“汝久立雪中,当求何事?”神光流泪说:“惟愿和尚慈悲,开甘露门,广度群品。”达摩说:“诸佛无上妙道,旷劫精勤,难行能行,非忍而忍。岂以小德小智,轻心慢心,欲冀真乘,徒劳勤苦。”神光听了达摩的话,悄悄拿了一把快刀,砍断了自己的左臂,将残臂放在达摩面前。达摩知道他是堪承大业的法器,就说:“诸佛最初求道,为法忘形,汝今断臂吾前,求亦可在。”于是,达摩将神光的名字改为慧可。慧可问达摩说:“诸佛法印,可得闻乎?”达摩说:“诸佛法印,匪从人得。”慧可说:“我心未宁,乞师与安。”达摩说:“将心来,与汝安。”过了一会儿,慧可说: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达摩说:“我与汝安心竟。”

慧可听了达摩祖师的回答,当即豁然大悟,原来并没有一个实在的“心”可得,更没有实在的“不安”可安,安与不安,皆是妄想。

祖师西来还西去

“师何往?”祖曰“西天去!”

九年之后,达摩祖师召集门人,表示自己将要示现圆寂,询问弟子们这些年来的修行感悟。弟子们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见解,轮到慧可的时候,慧可礼拜了大师,但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并不开口说话。祖师说:“你得到了我法的精髓”,于是将衣钵传于慧

可,慧可禅师成为中国禅宗二祖。

达摩祖师又看着慧可说:“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,展转嘱累,而至于我。我今付汝,汝当护持。并授汝袈裟,以为法信。各有所表,宜可知矣。”慧可说:“请师指陈。”达摩说:“内传法印,以契证心,外付袈裟,以定宗旨。后代浇薄,疑虑竞生,云吾西天之人,言汝此方之子,凭何得法?以何证之?汝今受此衣法,却后难生,但出此衣并吾法偈,用以表明其化无碍。至吾灭后二百年,衣止不传,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,行道者少。说理者多,通理者少。潜符密证,千万有余。汝当阐扬,勿轻末悟。一念回机,便同本得。听吾偈曰:‘吾本来兹土,传法救迷

情。一花开五叶,结果自然成。”

不久之后,有两僧人因嫉妒达摩祖师声望,在祖师饮食中施毒,祖师教化世人因缘已尽,便不再自救,在魏文帝大统二年端坐圆寂,安葬于熊耳山。

后记:达摩祖师的故事,充满了传奇的色彩,因为历史的久远,后人对于达摩祖师的印象,也仅限于那个一苇渡江而来的异域僧人飘逸的背影、少林寺的面壁墙以及禅宗“直指人心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独特道风,但无法否认的是,达摩祖师从西域带来的伟大智慧,影响了中国文化,造就出一批伟大的禅宗门人,从此,中国禅宗开启了他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之门。



吴山明 达摩渡江

禅宗的起源

导语:菩提达摩,西天禅宗第二十八祖,中国禅宗初祖。在距今约1500年前,这个西域僧人,带着佛陀的真理,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了中土,从此,在中国这片神州大地上,出现了一支神奇而伟大的佛教宗派——禅宗。

“我有正法眼藏,涅槃妙心,实相无相,微妙法门,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总持任持,凡夫成佛,第一义谛,今方付属摩河迦叶。”

达摩为西天禅宗第二十八祖,中国禅宗初祖。那么,禅宗这一影响了中国千百年的宗派,又是怎样产生,怎样流传下来的呢?这就不得不提到,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——拈花微笑。

2500多年前的一天,佛祖释迦在灵鹫山

《达摩血脉论》

摘读:

三界混起,同归一心,前佛后佛,以心传心,不立文字。

问曰:‘若不立文字,以何为心?’

答曰:‘汝问吾即是汝心,吾答汝即是吾心。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?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?问吾即是汝心,从无始旷大劫以来,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,一切处所,皆是汝本心,皆是汝本佛。即心是佛,亦复如是。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;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。自性真实非因果。法即是心义,自心是涅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,无有是处。佛及菩提皆在何处?譬如有人以手捉虚空得否?虚空但有名,亦无相貌;取不得,舍不得,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,见佛终不得也。佛是自心作得,因何离此心外觅佛?前佛后佛只言其心,心即是佛,佛即是心;心外无佛,佛外无心。若言心外有佛,

佛在何处?心外既无佛,何起佛见?递相诳惑,不能了本心,被它无情物摄,无自由。若也不信,自诳无益。佛无过患,众生颠倒,不觉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,不应心外觅佛。佛不度佛,将心觅佛不识佛。但是外觅佛者,尽是不识自心是佛。

佛是自心,莫错礼拜。佛是西国语,此土云觉性。觉者灵觉,应机接物,扬眉瞬目,运手举足,皆是自己灵觉之性。性即是心,心即是佛,佛即是道,道即是禅。禅之一字,非凡圣所测。

又云:见本性为禅。若不见本性,即非禅也。假使说得千经万论,若不见本性,只是凡夫,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,不可话会,典教凭何所及。但见本性,一字不识亦得。见性即是佛,圣体本来清静,无有杂秽。所有言说,皆是圣人从

心起用。用体本来空,名言犹不及,十二部经凭何得及。道本圆成,不用修证。道非声色,微妙难见。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不可向人说也。唯有如来能知,余人天等类,都不觉知。凡夫智不及,所以有执相。不了自心本来空寂,妄执相及一切法即堕外道。若知诸法从心生,不应有执,执即不知。若见本性,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。千经万论只是明心,言下契合,教将何用?至理绝言;教是语词,实不是道。道本无言,言说是妄。

颂云:

心心心难可寻,宽时遍法界,窄也不容针。我本求心不求佛,了知三界空无物。若欲求佛但求心,只这心这心是佛。我本求心心自持,求心不得待心知。佛性不从心外得,心生便是罪生时。

